

石

匱

書

石匱書卷第一百十一

明 劉南張 岱著

王越列傳 附陳弼

王越大名之潞人長七尺餘多力善騎射好談說大
畧文藻敏發崇泰二年舉進士方廷對風攝其策莫
知所之而墜於朝鮮之庭朝選國王方朝得以獻景
帝識其名除進士選人得監察御史英宗復辟見
越進止奏對目屬之越精建臺事為都御史寇深所

受留並館諸道章久之擢山東按察使大同有虜患
常置巡撫吏部有所薦上嘆曰安得如韓雍其人
者乃請召越越衣短袂衣見便殿上熟視良久曰
是故快御史也可并而將擢右副都御史以行後與
都指揮陳越擊虜雙山堡進右副都御史居頃之為
成化元年請告去家三年召協理院事六年虜入河
套數擾延綏命越以總督視師大同興游擊將軍范
瑾擊虜崖窰川俘四十餘人酋首加百二十進左副

都御史越復令諸將分軍十三各守營壘自與太監
恭太監恒統軍萬二千有奇軍於榆林別分東西二
路夾之繼興西路左都督劉玉東路右都督劉聚擊
敗虜於墩索尖蓋先是文臣視師者從大軍後出號
令行賞罰而已至越始多選曉勇跳盪武騎將而與
虜戰保虜所聚或共零騎伺隙邀殺之用是數成功
再幾伏邀破虜俘斬百餘獲馬牛羊器仗稱是於已
進左都御史賜蟒衣一襲詔武靖侯趙輔為平虜將

軍統大軍與越相繼逐虜虜振河套數出為寇越謀
知滿都魯字雅兒加思蘭三酋者渡河分寇西路而
其妻子營於紅鹽池率總兵許寧等以精騎伍千出
榆林晝夜馳三百餘里分兵千餘為十伏相救自與
寧等分薄其營破之擒斬三百五十五級獲女裨駝
馬牛羊器械不可勝計焚其廬帳道逆滿都魯等歸
遂敗之斬首百四十九人所擄男婦二千馬騾牛羊
十二萬中伏千六百餘虜既敗歸見其廬帳妻子畜

產爭盡皆慟哭連徙成化九年也虜自據套以來無
歲不深入殺掠遣將擁兵莫誰何徵所遺老弱及殺
平氏上功朝廷三遣大將欲改智而已聚兵八萬糜
資儲無算出師搜套頻歲而不敢行是舉也名越為
奇功捷聞再賜璽書褒諭論功加太子太保食從一
品俸總督三邊使徙居固原自以紅鹽池功大賞陞
不無缺缺尋移疾乞還京命與李賓掌都察院事兼
提督十二營同太監汪直還軍越請移所加官祿以

賞所與紅盤池共功將士詔進越魚兵部尚書明年
復加太子太保當此之時越自納於直圖與誅建州
夷為功而遼東都御史陳誠賄直重未反也直既與
保定侯朱永徵功殺虜永得封保國公越心豔之笑
居亡何虜酋西化還詔保國公為平虜將軍往討乃
以越為總督直仍監其平越念直誅建州時永與征
行不先露使陳誠擅功因為直謀給永令將大兵錄
他適直與直將慳騎錄宣府大同俱會於榆林既至

大同虜已大掠出塞越語直曰與公受命討虜無得
獲何以班師謀虜將在威寧海則選勁騎二萬餘與
直分道來風雪薄之虜狼狽出戰遂破之斬首四百
三十七級南男婦百七十萬脫馬牛羊以數萬旗纛
甲仗萬餘提關詔班師當是時保國公永師至榆林
甫三日召還戰馬萬七千匹死者五千七功自如而
越得封威寧伯仍兼都御史歲祿千二百石予世券
御史許進等引王驥楊善例請仍領都察院事越亦

不肯就而班未幾復命出師至大同適虜從東山墩
入境剽掠越縱兵擊之黑石崖擒十八斬首百十三
級獲馬七百餘匹足役也首級少當下賞上用直
故進越太子太傅增歲祿二百石錄一子官改掌前
軍都督府總督五軍十二營兵馬而越就西班望侯
矣汪直在事久為其儕類所忌惡上亦漸疎之大
學士萬安劉吉等稍稍側目越遂復令越為平朔將
軍直仍監其軍駐宣府調度孽虜虜已退請班師不

許逆巡延綏而虜入寇河西清水營等處越等使將
擊將軍劉率敗之於塔兒山恭將支玉敗之於大寨
梁廷綏總兵許率敗之於三里塔擒十二人斬首虜
三百十七人功最多虜亦創懼不敢近邊而提調僅
加祿五十石汪直賞薄笑尋改越征西將軍填大同
不復稱大帥而猶與直共一鎮萬安等請移越帥延
綏以離之而令延綏帥許率填大同言皆以率直不
相能遂改直於南京御馬監既行則姦事大露上

令給事論紕直八罪因并紕越 上使鄧永指揮齎
勅往諭越驚欲死既僅削官爵追誥券徙安陸州奪
其諸子之以功蔭報從得官者弘治初赦遂鄉尊上
書自訟下廷臣議議者不能定並錄其功過聞得復
左都御史致仕越妾衣奇造議論英生久歷西北陲
共於虜情邊形將品士勢歷歷在心逆敵意安閒計
定發其自奉若諸侯王而御軍卹下財往來如流水
龍犀象僕不知所從彼將武較皆願為死長於吏部

判案章奏口占投記了無遺恨至肘藝衆端堪與之
說固不貫通既自吾負破岬剗崖機變出沒以故不
復循修素範常車騎過秦王王宴之奏妓酒闌離席
言曰下官不佞久執干戈困於兩鎮大王犬犬也庸
中之妓美寧有以酬臣否王許之盡乞以歸一日大
璽方坐地盤使四妓彈琵琶捧金屈卮侍門白詞唐
千戶至越入之千戶前白唐狀殊暫越嘉煖卮酒賜
之又談則又暫命妓令琵琶而酒千戶即歸千戶卮

又談則又暫大喜指妓曰是中有甚妹者否君即取之越在安陸若赦還家皆池田射獵帳飲聲樂如故居久之太監李廣貴用事越家近京因復得通廣九年屠瀟從左都御史為吏部尚書會推四大臣自代上不簡中旨召越越都給事中御史源等言越故檢和小人也侍奉得官不足風示百僚上亦罷而是時虜寇西北邊其明年寇瀟州巡撫甘肅都御史吳珉不能軍兵部議置總制重臣控制之瀟前後七

擬上置不間最後擬越遂州之進太子太保總制
甘涼諸路邊務兼巡撫地方勅曰賀蘭山後虜巢也
虜久居知形便每入從其處卽為朕追勦之時越已
七十餘至則召諸將曰賀蘭山高如登天深如探淵
當分兵三路與罕夏延綏兵恭半進入至其曠遠分
為奇正得其有善水草可居此處疾驅長驅可得也
於是使延綏副總兵朱瑾領二千出南路總兵官李
俊領二千出中路副總兵張安監賚右監丞郝善領

二千出北路盡伏夜行穿山出野黎明越下令皆求
北行虜隨見兵捉馬不得慌惚戰潰火燬其帳房車
輜深入窮追虜悉衆來士齊下馬用鎗斃打拒烟塵
漲天會大風復上馬乘其風順塵暗持刀衝入追至
白髮寺諸將皆大果益斬首虜號哭放火西去凡得
虜首四十二駝十九馬百二十半羊器仗千數搜
關加少保魚太乎太傅左都御史如故安善功為多
各陞官一級是日部曲以夜風陡亂皆不欲行一卒

曰天贊我也我夫虜不覺也歸巡邏虜廬而衝之皆
是風也越下拜卒既成功奏授為千戶李廣敗自殺
諸言官劾廷臣徇廣者皆首言越然上竟不問亡
何卒甘州贈太傅謚襄毅陳誠者為都御史撫遼東
亡狀奴事直得罪還尚書後奪職歸誠才下越遠甚
石璽書曰王越亦偉男子哉思肘後懸斗大黃金印
是以汲汲於功名之速未免委蛇不惜屈身出人齊
下豈非為熱中所累乎然觀其雪夜琵琶以美姬賜

壯士又豈驕馭于之所能為故其出師異域屢建膚
功要非倖致者笑用人之智去其詐彼將帥之臣柰
何深求之邪

又曰始威寧與保國公永千人巡邊虜猝至主客不
當永欲走威寧止之為陣列自同虜疑未敢前薄暮
令騎皆下馬叩牧魚貫行毋反顧自率驍勇殿從山
後走五十里抵城虜不覺明日乃謂永曰我一動虜
蹙擊無唯類笑結陣示威形以惑之也次第而行且

下馬無車榮故虜不覺也、吾非不自危、姑矯情鎮耳
嗟夫、越誠良將哉、

石隱書

卷一百一十一 王越列傳

九 鳳鳴堂

石匱書卷百第十二

明 劉南張 岱著

毛吉葉禎湯胤勅列傳

毛吉餘姚人剛直嫉惡以景泰中進士授刑部廣東
司主事故事十三清史司分理在京諸司刑獄而廣
東司常錦衣衛錦衣衛者天子親軍故同察百官陰
事以聞或誣或定無所得置辯以是公卿大臣厚遇
諸錦衣有所請托不收輒裁抑之卒有犯者無所敢

問而吉報按法處治錦衣卒目吉佯語曰毛葛刺時
掌錦衣衛者門達巡橫長安中百官過途避恐後吉
過達於途一手持繩一手抗鞭而拱達顧曰此毛葛
刺邪其卒曰是也他日吉失朝下錦衣鞠問卒群走
報達曰毛葛刺失朝矣下錦衣達曰選巨杖吉至達
操卒之健而悲者持巨杖杖擊之杖十五而臀骨見
群卒曰快乎哉葛刺自此畏已吉亦私念若曹不以
事至吾司則已至吾司無所望貸矣既出其持法繩

錦衣卒更過於往時未幾陞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
惠潮痛懲豪宗大戶毋得武斷吞併如時蒙程鄉縣
民曾玉楊四謝瑩楊輝群行作賊玉四據石坑峒瑩
據龍歸峒輝據上寶龍下寶龍糾合福建上杭江西
安遠等處賊流以江廣者累歲率入縣治殺人民吉
調土著募拳勇禦之破石坑斬玉擒四破龍歸斬瑩
破上寶龍下寶龍斬輝以七百餘人先後斬獲其千
四百餘人而七百餘人首不損一人犒賞捉賊皆出

臨時調度不取於官不煩於民成化初雷廉高三府
被廣西賊劫殺數百里間烟火蕭條吏民告守令賊
守令若罔知更量楚之有自賊中還者報誣之通賊
吉分巡海北慨然以平削為意移文都指揮出擊賊
都指揮畏縮不敢出海廉知縣王麒者在官用志義
勵士遇賊輒奮擊守令將領反不悅之吉即與領衆
抵賊所戰敗之廣東總兵歐信疏吉提狀以聞特旨
陞吉副使賜勅獎諭并陞麒為本府通判歲乙酉春

賊出惠之河源持掠翁源吉率官軍二千兼程追之
斬獲百餘級賊逆而奔頃之新會縣告急吉率指揮
閻華掌縣事同知陶魯令官軍民壯至大隆與賊遇
戰破之斬首二十餘級乘勝夜追至雲岫山去賊營
十餘里分諸將為三道約奪食進擊屬夜悔失期賊
覺走伏營後山軍士突入望見空營皆入取其輜重
就推出賊從後追之閻華馬蹶見殺陶魯不敢前言
勒馬持刀大呼獨身旋往從火廖振等曰軍勢不支

明府姑避之以圖再舉吉曰衆多被殺我可獨存也
去勿復顧我言未既數賊趨吉鎔之吉且罵且敵手
斬一人斬共一人臂遂被害是日大雷雨山谷震動
陰晦連朝踰八日始得吉屍顏色不變事聞贈廣東
按察使錄其子科國子生遣官諭祭而麒未被通判
命已死於賊亦加贈雷州府同知錄一子初吉之出
軍也共攜金千使吏余文主之十已用其三吉死文
念吉貧密歸其十之三於吉僕吉魂附僕婦請按察

使至而語之曰吉死矣而尚有知吉使吏主稿吏奉
餘金私請吉僕請公司魚之無令吉有貪穢之跡以
為地下羞科舉進士仕提學副使有名成化末言父
於朝為之請謚賜謚曰忠襄

葉嶺高要人今為高明人宣德乙卯鄉舉歷潯州鳳
陽廣達同知以禦賊死贈廣西叅議嶺生長高要接
廣右地習見峒徭時特竊發為鄉人苦素扼腕逆官
潯州又當群蠻出入衝熟知其地勢險易戎情向背

之詳每登高望遠慨然有一舉掃平之氣及來慶遠見賊勢甚盛民生日蹙守吏往往怯懦不發而收民之吏輒委責軍將嘆曰慶遠之民盡笑每與條史言及烈泣下既條郡中便宜事建白於督撫都御史葉盛與郡中三老有善謀者謀之增括丁壯什伍其人立長目分領之民爭赴集無匿以役頑躬鞍馬服弓矢日訓練之諭以保衛鄉井之意莫不踴躍踴躍鴈峙首常父強者積牛剽賊也教敗官軍時或跳梁城下

英誰何賴以計生擒之取還所虜子女產畜自足賊
稍戢其徒黨但常勝益憤恥互排結必甘心賴未幾
來大圍旗山民告急守將若固聞賴率民壯趨赴之
賊望見賴軍整不戰自潰奪還子女千餘人既獲兵
賊偵知無繼援潛躡其後賴逆斃與關毅傷相當十
公榮死之賴曰必再來嚴為備會所屬求蘭那地二
州上官造土兵持土物牛酒來犒師賴謝却之諭之
曰若等能為我出力勒寇即以此犒若居二日賊合

殺攻難判等寨報至檳請哨守指揮黃越出擊之越
方與知府黃振飲酒曰明徑圍村寨常事耳君明用
操心激變之罪君獨當之衆則不與知檳劉瑜再四
繼之以泣越振並不省檳怒拂衣上馬去號召民止
東蘭那地二州土兵會而府廟前出所作誓書諭之
大激發以忠義遂分兵東西行至中途都青舖前賊
遽突出人頭山下橫衝我兵檳麾衆與戰連數合無
救援賊益至賊物色檳所在攢矢向之檳身被數鎗

猶手刃一賊與共從子官慶民壯賊用和等三百人
皆死之是為天順三年春二月是役也忌禎功者潛
遣人泄機於賊故禎至於敗嶺南故無壘禎死之日
雷雨大作平地壘深尺許賊大驚兵棄所虜人畜去
民人聞禎死老稚號呼求禎遺骸山谷中又一日乃
得禎首他處相與裹滌數日始殮焉觀城下平有塔
為文祭哭之忌者雖快禎死中旋懷懼米以敬愛誣
禎帥府入其言民不勝忿相率斗號走千里烈於郡

御史葉盛盛以聞於朝為天順六年去嶺死者三年
制曰蘇緘擊智而於難管借孫子以捐軀馬暨挫海
于於靜江傾將士而絕命禎之節義奚讓古人可贈
朝列大夫廣西布政司右叅議

湯胤勛漢梁人其曾祖為東甌武勳王胤勛少負才
好使氣貌類河朔人而眸睜然髭髯起如戟年十五
六入學為止徒日記數萬言學有舊版文千餘字胤
勛騎馬過一目成誦應天尹下學傳尋召諸生胤勛

獨後至當窗大呼折戶聲撼庭木戶愧憤卒筭之微
勸攘袂走出擊門題詩府署合扉上有從今袖却經
綸手且向江頭理釣絲之句遂去學出遊江湖上凡
吳越間豪室富家爭延致之同文來將運江南開其
名召之至曰王係能作故事否微勸請紙筆即席具
狀幾萬言類宿構者皆切當世務文義奇之上書薦
其才有文武具驛召赴京時於少保方督諸軍請試
之立微勸將麾下萬卒環視少保摘古今將畧及諸

事以問亂勅庶對如洪鍾不能屈左右嘖嘖嘆賞少
保亦撫掌曰吾子誠有才入對校錦衣衛百戶止統
末英宗北狩朝廷遣使通問已命中書舍人趙榮
樺可副者衆舉亂勅詔以千戶如虜虜大酋脫脫不
花問中國事云何榮末及對亂勅前語之又特於坐
上箕踞呿憤朗誦其所著平胡論虜酋色變既出謂
中國譯者曰彼輩何為哉恨不殺之耳景泰中詔舉
將才胡忠安言亂勅才可用進署指揮僉事時典兵

者多忘。胤勛不令治事。胤勛亦時時嘆息。其功名不偶。放浪詩酒間。京師人率以為狂。所與游最善者。侍講徐有貞。教授馮益太監劉濟。英宗復位。有貞用事。然亦嫉其才。不推薦之。胤勛亦不登其門。天順間。校事者甚橫。李文達多裁之。而文達嘗召胤勛與語。胤勛張口論天下事。及古今成敗。一坐盡傾。文達愛其才。時薦之。校事者遂招拾胤勛。往平在江南。受賕事下之獄。怒而辱之。胤勛詬罵不絕口。至詆詆為奴。

然衛勣寔出息於人而不立券無以自白遂請為民
衛校出卽城故人有言之者衛勣仰天嘆曰吾子以
指揮為足榮一遇衛勣和捍育行弗顧成化初逆霽
思復其官再用言者言詔以和帥出守孤山墜孤山
在延安西虜歲入守者多以軍敗黜衛勣得詔曰噫
吾死矣夫孤山無城卽有他郡之來戍者七百人戰
則為偵軍守則為怯敵如此雖諸葛武侯復生亦難
乎免矣抵鎮草封事數千言大率謂朝廷宜先城孤

山聚機樞募死士又移書當路言狀遂憤憤吐殺血
數升不能起丁亥虜入寇主將閉城門不出兵虜大
掠子女而東胤勣怒髮上指曰死同分也力疾而起
戎服跨馬率麾下百餘人邀虜於境上力戰數十衆
寡不敵遂死山下是年八月也胤勣為人軒張側儻
直欲起古豪傑與之友視世之瑣瑣者以爲齷齪不
足與語好以氣雄人不問名位卑顯有不可意奮然
不顧或嗤罵之至其面赤不少貸甚有撫之者江陰

知縣弗利於民將受代亂勅率少年數人直入縣廳
反縛之狀共罪送之上官上官大駭并收下獄凡數
歲會赦乃得釋是即中時正審於坐上與之臧勅不
勝而怒語侵亂勅亂勅梓之下奉之就之衆客為之
朕采與人言縱橫閭閻隨意所如有問古名將者亂
勅以岳飛張巡為第一人言巡似少遜亂勑瞑目曰
予不觀其對令狐潮之語乎卿未識人倫焉知天道
自唐以下誰有為此語其所見如此詩豪邁奇崛如

風雨晦冥中電光翁森使人不敢正視又如雷斧斷
崖石下墜不測之淵觀者裊魄每就人席上操觚立
成數十章即名能詩者多為其所懾平生著述有五
雲清唱風雅遺音東谷集千餘卷無子程敏政曰予
少與胤勛游知其人使不死為大將將教萬兵出陰
山其功名當不在古豪傑下顧獨膏血草莽中天也
或者謂胤勛類太史公所謂游俠乃大不然胤勛行
事雖若任俠然扣其所得朱家郭解直奴才耳烏足

以比亂勸哉

石匱書曰古名將之死於陣其死一也然有死于悞
者有死於故者死於悞者料其未必死而死焉者也
死於故者料其必死而死焉者也毛吉葉傾湯亂勸
自分一死又必死轉旋折以自成其一死是猶鼎鑊
在前解衣盤礴採芣而徐下之與彼劍鋌矢鏃倏忽
頃命者其難易又天壤矣嗚呼烈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十三

明 劔南張 岱著

王恕列傳

王恕陝之三原人正統壬戌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
三年出為大理評事遷左寺副所獄決必麗情法嘗
條刑罰之不中者六事奏幸之擢知揚州府吏民愛
服歲再饑上疏再請賑度事已迫不待報而發倉庾
且別市藥以施病者其人不至後時而殍立書院居

諸生襲衣講說文事大振如張昂高銓馬岱丘俊俞
俊張銳輩後皆顯達揚人比之文翁以考最拜江西
右布政使江西嶺寇犯潁州起奉檄率師討平之轉
河南左布政襄鄧流民劉通為變聚衆數十萬推石
龍為謀主劉長子苗龍而虎為羽翼勢甚猖獗推起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捕治之南陽襄荊諸郡以都御
史聞府自起始起雖軍府革創經畫有餘會以凶艱
當去詔奪喪後仕乃與撫寧伯朱永兵部尚書白圭

督兵攻破之擒通并苗龍等下令毋得擅殺一人榜
示流民各使復業遂乞終制不許尋奉勅巡撫河南
以襄南功遷左副都御史境內霖旱不相對而又告
蝗大風盡悔乃上疏乞罷因極言止營建崇儉約以
回天意不聽明年入朝議事復上六事轉南京刑部
右侍郎治漕河請禁抑馬快船及緝災數事上為
下獨沮詔改南京戶部復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
恕於遷若左然朝議以雲南在萬里外西控諸夷而

接交人隄守中貴橫甚欲借恕彈壓之恕心知所謂
平車携二童子以往中貴人殘能使其麾下指揮郭
景奇以玉帶龍衣美裘玩好馳驛謁安南王黎嶺王
報以異寶生金通犀象牙等物景奇復與其國互市
稠載還恕慮得之遣騎追執景奇投井死因悉罷
歸其從者下之獄而後入其賄賂章露効能私通外
夷非常死當是時漸列為私却以通滇省欲求間掩
取我至是謀始杜殘能復使使求驛進黃鸚鵡恕復

上章極言明王不貴異物今萬里勞人進一羽族微
物恐天下有以窺見上意因盡發能貧賤暴肆諸
狀上不得已召能歸安置南京而然公諸大帥以
及土酋皆梯檣奉三人笑三品滿九載進右副都御
史尋召掌南京都察院事自無長物往迎惟衣書一
篋而已掌院未幾還南京兵部尚書叅贊如故盡攝
宮將之占役者一卒不得走私門番使過龍江驛嚴
禁織作工賈非奉旨毋得自為互市考選軍政即同

事者無敢干頗不便然而適有與力取中旨改兵部

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畿兼總督糧餉總乃上

言天下一切納貢賦者若收取過重至破家乞嚴禁

準光祿寺歲供白粳粟及庖人賤工請稍裁別減市

物料織造繒絲及貢獻花木禽鳥請賜蠲省皆報可

常州時有災米請以六萬石補常州之夏稅又以補

諸府戶口鹽鈔六百萬貫以官田賦太重減耗米十

餘萬明年水災奏免秋糧數十萬草半之而同行賑

貸其貧者至二百餘萬口三吳之人以為自投逆撫
來幾一甲子獨恕與同忱忱以十八年恕不二年共
久與暫不相當然忱彷彿姚元之恕則賢於宋璟笑
太監杜福以中旨下常州取古書名載江網者及刻
絲觀音羅漢古跡恕言典謨訓誥無逸旅葵皆帝王
治平典要何取哉江網外道妄誕何取觀音羅漢則
勅福百戶江清齋無印信駕忱至即中踵藩所恕言
若有賜死重事而無印信可驗其人將死乎將不死

乎則勅清太監王敬扶千戶王臣以妖術取中旨齎
御節金收市園藉藥物珍玩因張皇散勢搜括富人
財寶官府供億不貲則勅太監段英下蘇松等府
造藥梅水梅酥合油牛黃沉香乳香花毯綵綾諸物
所至誅求無藝怨並不應則勅英王敬來江南朝廷
予鹽引七千為物直徵動發軍用等府衛鹽至萬五
千餘引所得至二萬二千餘金復括取蘇常等府金
銀三千餘兩珍玩可數百事恣聽隨行千戶王臣指

擇判削平民以觀寵幸則又勅敬既朝命召還敬後
留滯徐州者久之恕言王敬已取還復滯徐州惟千
戶王臣舍人張麒是樞密監賣紗需索金銀寶石搜
括玩器書畫組織綵緞五毒紅紗虧官損民難以計
數則又復勅敬上前後得恕疏雖有行有不行顧
見恕劾敬獨多心知敬罪惡敬入京誣奏恕休及常
州知府孫仁上達密遣人偵敬盡得狀乃收捕敬
下鄧衣獄誦成之并成其黨十八人而梟王臣首於

江南遠近稱快以是益歸心恕尋復為南東兵部尚書恭賀機務錢能復與緣得同守條南京與恕共事然益心服恕語人曰王公大人也吾惟有敬事而已滿九載加太子少保以秦晉亂言便宜十事刑部員外郎林俊疏論中貴人梁方與妖僧誑悅比而劉大猷固來昌寺其言直忤旨下詔獄都督府經歷張輔收之亦下獄謫外恕言京師祀天地僅一壇祖宗暨先聖僅一廟而佛乃至千餘寺皆外也一寺立而移

民者止且百家費內節省數十萬俊言當且興黼皆
復官亡何遷俊黼南京止蓋寺從恕因是益自信凡
應詔者二十一建白者二十九多能可天下益服恕
之直至朝事有所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則又曰公
疏且至矣而恕疏果至至為謹曰西京十二部獨有
一王恕公卿大臣皆側目而天子亦漸心厭之最後
所言政令失信尤中上諫會南京兵部右侍郎馬
頭以病告恕附批落恕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恕既

歸名益高臺諫推薦無虛月 上萌 孝宗即位即
家持召之命馳驛來中途引疾乞休不許陛見改吏
部尚書即加太子太保言官猶謂恕且老不當勞以
繁劇宜用之內閣徐願問 上報曰朕用寒義王直
故事官恕吏部謀議無不聽從何必內閣也時 上
於青宮內臣多所登進又賜服色莊曰恕等之上
與辭以報南京守備太監蔣琮與御史姜鑑等訴而
各失實鑑等誦而琮獨留恕謂獨留琮何以示天下

公不聽御史湯陽故嘗以經進譏怒者他亦謗謗有
所論建寧州守劉榮以書稱之引所夢為證事發而
大學士劉吉忠之下詔欲坐榮妖言律論斬傷亦
與同罪怒力辨救得減從成修理河橋工竣太監李
興乞陞工匠官四人冠帶者五人怒再執之不可乃
上言臣力竭矣惟陛下慎之將來耳滿三載考最
授光祿大夫柱國上念怒老大風雨雪免朝又免
干朝以疾告輒遣中貴人同御醫存問時正涼掌卷

事府亦加太子太保而以禮部尚書故班恕下既入
直文淵閣兼大學士恕尚持其吏部銜止先責摘玷
其上瀟意弗悻會考察天下應覲官奏熙中旨留者
九十餘員而言官有拾遺疏復指其留而當熙者下
吏部恕乃詳擬各原考語及所察知者以聞有旨未
必實恕知有沮之者求去益力上弗許亡何太醫
院院判劉文泰奏恕矯詐強悍妄行選補御醫吏目
非故事及里居日托人作傳而賤行之曰大司馬三

原王公侍其疏辭不見行者皆曰不報以彰先帝
拒諫臣失自此伊周無人臣禮起意文泰受之丘濬
且疏辨謂臣傳作於成化二十年而致仕乃在二十
二年此非有怨於先帝者即臣傳內所言皆足以
昭先帝納諫之盛何名彰惡且文泰無賴逞此巧
刻之辭非老於文學陰謀詭計者不能乞于門面
究又泰及主使之人以正法紀遂下文泰錦衣獄獄
具謂文泰嘗謁丘濬語及怨傳濬謂此語直謗君

上聞之罪當不小文泰自是心動具奏欲論恕以語
故為民都御史吳楨楨亦為之喬苦且潤色文泰草
而授之以上因請逮恕及濬楨而質上為左文泰
秩而責恕賣直沽名伴焚其傳草濬楨免究恕意不
能平復上疏辯復不能於是懇疏引疾乞休至再三
乃許之後濬卒文泰往弔其夫人叱之出曰為若而
使我相公齟王公負不義名於天下何弔為恕在位
志無日不在天下國家無日不與賢士大夫往來出

老更究心學問在留都時嘗出有狂夫向恕駢呼萬
載恕入都延諮條屬駕却妻性曰昔張忠定行軍時
有故事恕曰止勿言待我自思比曉得教策還語性
性皆不荅因問當時忠定所以處者喟然嘆息謂古
人之不可及家居年八十八笑猶作石渠意見取先
儒傳註稍悖聖經者與諸生商訂可否務刻依學以
求今不傳之旨正德改元九十武宗遣行人存問
加恩恕復疏教事又四年卒恕冠偉高岸居常嗽食

兼數人至其日小戒已閉戶獨坐思有教若雷白氣
瀰漫惘之慨矣訃聞上愀然予於座特起六官贈
時進左柱國太師謚端毅有立子十三孫多賢顯
而少子承裕仕至南京戶部尚書有學行不隳其家
毅

石匱書曰富家子請西賓詎可面數况在君臣之際
乎王端毅在朝事無大小輒肆口直言所謂事君數
者非乎疏辱亦所不免乃孝宗無不霽顏受之始

終敬禮不少表殆千古一主矣使瑞殺共探驪之手
而祿遇逆鱗其亦何能逞臆若此哉

又曰王瑞殺之在陰也其猶麟鳳乎于忠肅之在樞
也庶幾蛟龍矣麟鳳天下望而知其瑞蛟龍天下望
而思其澤

又曰王公立朝身繫安危治亂者五十年退以耆宿
高天下者又幾二十年王公沒名在士大夫間不棄
以擬韓范而司馬然在常侍猶有魚色之譏用足知

士行之難也

石匱書卷第一百十四

明 鈞南張岱著

馬文升列傳

馬文升河南鉅州人今改禹州景泰辛未進士累擢
王直吳共材選授監察御史時領臺事者王文王翱
皆嚴重鮮可而獨寄腹文升以為國器出按山西再
按湖廣所至發奸摘伏有神君稱還領金臺奏章以
母憂歸服除起升福建按察使鎮守中貴人虐而肆

獨文升能制之閩賴以安尋進南大理寺卿成化初
因原土夷滿四據石城以叛升文升為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佐總督都御史項忠率京邊諸軍五萬討賊
文升言於項忠盡焚城傍草斷汲路賊始稍稍困文
升設計降其臣滿璫并降其謀主楊虎程者誘執滿
四石城遂平悅聞進文升左副都御史漢中流民李
胡子倡妖言挾其衆以叛遣關軍餘火燭兒蒲城民
王龍皆肆為掠奪文升悉捕滅之虜牧河套將窺伺

我文升多築城堡募土民數千授之兵使相聚保虜
徙去臨兆肇昂飢延緩平文升前後設法轉易粟給
之全活以萬計時茶法已久弛文升飭之以易鬻馬
八千餘匹軍中賄皆給還疏言時事十五條及禦戎
三策上皆嘉納進授督甘涼寧夏三鎮軍務虜寇
臨肇文升遣兵逐之至黑水口破擒其平章迭列孫
虜徙寇常州深入至好水州文升復縱兵破之於湯
羊嶺名其嶺曰得勝坡文升有所奏掇不為參張中

亦無主之者以是報賞傳久之始入為兵部侍郎出
修薊門以東至遼左遼俗文非汰其老弱製五花營
八陣圖教之皆為精兵後陳誠代文非多詞伺將吏
小罪輒逮輒罰馬將吏既恐且狎法而馬價亦踴
貴文非還上邊事十五條因反之誠以足邨文非時
海西衛都指揮散赤哈移文訐驗茂管指揮受其真
珠豹皮官為按兀管俱賂其都督產察使繫答散赤
哈散赤哈恨之乃率所部十餘騎稱入貢欲以面問

鐵而守將以非貢道却弗納散赤哈益恨過經女直
建州三衛三衛以朝廷昔誅董山飛不平因留散赤
哈聚兵得數千騎大掠鳳集諸堡獨近塞者僧格等
十八族皆已有使貢恐誤中兵而留其使走之撫順
所白狀賊思得自解與副帥密謀置之獄夜掩盾
其族殆盡更奏搦衆援請大兵議勦撫太監汪直方
覲功名欲自往為言于上遣大監懷恩等詣閭部
議萬安相顧莫發兵部尚書余子俊言虜使入貢而

屠其家無以示中國恩不如撫之文升曰善懷恩入
白上即命文升偕大通事屠升往而直不得行恨
文升文升至盡赦其被屠家餘衆撫以好語而海西
與三衛亦來聽文升察其意不實乃具言狀而行諸
路伏兵以待俄段八寇伏兵發斬首二百餘級生擒
數十人酋駝馬稱是因兵威以諭都督產察悞懇請
歸命而汪直必欲自出及至遼左而事已定矣文升
與議戒勿用兵直佯聽却其敵禮且無所饋而陳誠

則歸所傳盛為供帳見直叩頭便辟左右僮從皆有
願相與謀傾文非文非後事歸理部事而直則已
疏言文非定弊之變教刑部尚書林聰往勘如直言
而文非乃戍四川之重慶衛天下聞而寬之汪直既
傾文非則偕陳誠大發兵破諸屬夷封非賞賜傾所
庫已而皆敗十幾年後起文非為左副都御史巡撫
遼東士卒聞文非從至皆鼓舞而於陳誠厚者不能
無自疑文非坦懷待之日收、理平政且禁戢士卒

人洪義總兵張繼之爲腹人益稱之亡何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尋召升兵部尚書文升念天下方困用兵思所以休息之而貴州都勻苗叛守臣請合三鎮兵討之文升不可惟遣官勸服卒無他將上宰方士李汝省欲有所薦代文升而間之中旨調南京兵部尚書恭質機務孝宗立召陟都察院左都御史從耕藉田既宴教坊以雜伎陳出藝語文升正色曰汝曹第陳農家作告使新天子

知稼穡艱難而已。藝語何為公卿愧之。先是太監陳
喜以方士鄧常恩言誘先帝於厭填海清俱立碑
為隱語下寶物厭填文非詣悉仆碑發出入寶物
於官從之乃復條上時弊十五事皆鑿鑿中窺上
皆為嘉納子繼以卿貢士待選文非使請外曰必大
臣子而京秩雖當外者尋復為兵部尚書京師大水
上疏稱時事十餘條於貴幸多所侵又嚴覈六軍諸
校斥其貪黷與懦者三十餘人以是有怨家夜持斧

矢警文非門人飛書證其過射入東長安門內事聞
上嚴令錦衣官校緝訪而給金吾騎士十二出入為
文非衛文非因乞休優詔不許屬文非有小疾虜小
王子以數萬騎駐大同遠外勢洶洶上使中貴人
扶醫視疾因問計文非謂此虜方敗於他部勢已絀
無能為也請密為之備而揚最偏之虜果徙去安南
侵奪占城之五州地詔勒還之數支吾不服文非言
萬里偷度固難且不足慮九重顧而會二國各入貢

貢使至乃請而折諸廷安南詞服因諭以恩威利害
且厚賜之歸而米還其侵地廣西土守岑敬輿徑請
相讐殺巡撫欲因以為功請討之文亦不許第令騰
書戒飭已皆悔悟納款請死里太子出閣講學進少
保階光祿大夫勳柱國而文亦上章請擇正人輔導
以端聖功得諭德王璽等十餘人有旨傳陞憲王張
比等二十七員為鄉采千戶文亦力諍謂此先朝獎
孔穎上初室之今復啟之且無功而冒武職使邊

將解體 上為停弗行貴州苗叛文非奏遣鎮遠侯
顧浦討之而虜寇甘涼文非請使游擊將軍魯麟擊
之所至奏捷哈答忠順王者收元遺孽也 文皇帝
寵其王子金印使率其民城哈答居之以通西域貢
道其位高而兵最弱忠順王死王母當國為吐魯番
酋鎖檀阿力所擒併奪其金印以去鎖檀阿力死子
阿黑麻立以金印歸我文非請以王母之甥陝巴為
忠順王與之阿黑麻怨我賞薄謂陝巴賤種也何得

王哈密從輕兵入哈密虜既已及金印去而使其驍
將牙木蘭以三百騎入守文井請執阿黑麻之貢使
寫亦滿達兒等四十餘人流閹廣而薦都御史許進
撫甘肅使率副將彭清等選番漢兵倍道而至夜坎
城墜破之牙木蘭以十里馬走謁阿黑麻而阿黑麻
方與赤斤蒙古衛相豐政不能大發兵使別將將輕
騎五百圍從哈密復為赤斤衛所殺殆盡乃遣使
上書謝罪請歸既已及金印於是文井亦奏還其貢

便酬以少金帛而哈容優笑清寧宮災 太皇太后
皇太后同居仁壽宮 上命文升與工部丞議修建
文升上言園營軍號於役不可復相苦楚蜀人不勝
採伐三殿有儲木尚可材太僕馬惜薪薪其價可以
資工匠木石費固不足則幸發內帑數萬金以繼之
及落成而公私不告匱 皇太后徙居之惟甚于文
升一子錦衣百戶賜錦幣亦優等北虜大節大入邊
殺掠吏民 上憂之甚召對便殿賜酒饌給筆札詢

戰守之策文非乃薦保國公朱祥等十餘人使選練
營卒待之庸不敢深入十四年作為吏部尚書明年
當大計上召文非至煖閣而諭之曰天下觀吏卑
集卿用共心林訪毋縱毋枉以彰熙陟之典文非頓
首曰陛下圖治若此宗社之福也文非步履艱乃令
中貴人掖之下階至考察京條給事中吳舜王蓋以
躁妄當斥因先事誣文非及都御史戴珊欲兩持以
解文非曰吾安可市名而廢天子法悉若去之雲

南夷猛密叛木邦不肯下有毛叅政者深喜事因孟
養兵以攻猛密大敗孟養之帥思祿怒大發兵破猛
密取蠻莫等十七寨撫臣諭使還猛密寨不聽則請
討孟養文升曰孟養所云報仇者名為我也且蠻夷
自相殺而我乃為不令之臣從何也請毋發兵而以
詔旨切責孟養諭之利害孟養大懼上書謝罪因盡
歸猛密十七寨猛密亦上書陳謝上悅滿九載加
少師兼太子太師時風雨壞南京鳳陽諸陵廟文升

悉改天下災異上之條修省十餘事優詔嘉納蓋文
升之為都察院與吏部尚書王恕皆知無不言恕直
而刺文升疎而詳每一疏出天下爭傳誦之而所樹
立亦堅定中青人李廣敗時王恕去已久公卿無不
見崇者彈疏增上獨不能及文升以是名益著上
南梓宮出德勝門之升徒步號哭二十餘里武宗
立書函諸大禮之費計黃金五千兩白金百八十萬
兩戶部計無所出欲裁諸王賜併借公侯勳戚莊田

租課文升言 人主即位例推恩恩未下而先奪之
非禮也時已預藉諸藩司及人即節積數請使進之
可得數十百萬費乃足弘治中 上最換名器然傳
陞者猶七百六十三人文升悉革之又請籍寧晉河
間靜海望莊地悉以予民而收其賦為 太后西宮
用因革中貴人之主莊者文升居官久侍郎焦芳日
夜覲之嗾御史何天衢劾文升業勞不堪任文升乞
歸急疏凡二十一上乃許歸三年而焦芳修却構于

中貴人瑾削其官秩未幾卒年八十五明年瑾誅芳
作贈文升太傅璉端肅嘉靖初加贈特進左柱國太
師文升卒無幾而大盜趙鐸亂河南行剽至鈞州以
文升家在馬塢弗攻破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已逃匿
毀其家發芳篋取其衣冠縛帶若人者而盾裂之曰
恨不為天下殺此賊人謂公足公非乃於盜見之
石墮書曰馬端肅善將兵更善將其料已料敵皆
預儲於胸中出以應卒如高屋建瓴勢無不下也故

自岷州捷報純用虛聲塞外蠢動悉騰書以懼伏之
而後在本兵一用顧濤再用魯麟再用許進朱輝市
有成寡屢奏膚功其發縱指示能不歸功端肅哉則
世之嫉功害能懷忌自用者見端肅而不愧汗浹背
者幾希矣

又曰馬文升益有西征石城撫安求弋興復哈密三
記云孔子作春秋書齊人歸田不自功也予攷周史
石碣之征以歸項忠無一語及文升何哉興復哈密

許進撰平書始末自叙勞苦而文非乃言守臣實功
坐令共育長得進去間內間外予不知孰是君子不
自功君子亦自功予其知無不言能無不為至今稱
名臣無間辭也